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 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

侯怀银 赵 航

摘 要：《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将“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确立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的终身学习进入新阶段。历经半世纪的探索与实践，终身学习逐渐从政策愿景转化为社会行动。《纲要》中的终身学习是贯穿人生全程、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旨归、以实践生成为机制的学习活动，具有学习主体的全民性、学习时间的终身性、学习空间的泛在性、学习方式的个性化和知识经验的主体化等特征，其与终身教育关系密切。《纲要》部署了一系列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构建终身学习制度、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区、加强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为推进终身学习的重要主体，开放大学应积极贯彻落实《纲要》精神，以终身学习为视阈，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发展；以数智技术为手段，构建融会贯通的终身学习网络；以社区教育为抓手，推动全民终身学习的泛在可及；以终身发展为导向，开发创设多样化的课程服务，从而赋能终身学习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终身学习；开放大学；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5）04-0011-12

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5.04.002

作者简介：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山西太原 030006）；赵航，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山西太原 030006）

基金项目：202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编号：VAA210003）

在全球化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教育的边界和功能正在发生系统性重构,传统的学校阶段性教育已难以满足个体持续发展与社会转型升级的双重需求。终身学习作为贯穿个体生命全周期、强调学习自主性与实践性的教育理念,正逐步从国际倡议走向制度现实,成为各国教育战略的共识性目标。我国终身学习的发展经历了从理念引入、制度探索到体系化推进的演进过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1],标志着我国的终身学习迈入系统推进、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纲要》强调要进一步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有鉴于此,我们需进一步理解和领会《纲要》中所提及的“终身学习”基本意涵及推进举措,并进一步探讨作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重要平台和实践主体的开放大学,如何赋能终身学习的高质量发展。

一、如何理解《纲要》中的“终身学习”

学术界普遍认为,终身学习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终身教育演变而来的。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提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终身不间断学习的社会^[2]。终身学习由此成为国际教育政策的重要主题。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OECD)、欧盟(EU)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多个文件使得终身学习的内涵不断拓展和深化。1998年,我国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开始从政策层面推进终身学习进程。近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学习型社

会建设重点任务》和《纲要》等文件相继出台,终身学习进一步从理想的政策愿景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行动,成为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促进社会公平与个体全面发展的核心支柱。概念是思想和行动的工具^[3],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中,我们必须准确理解终身学习的内涵与特征,把握好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内在联系,为政策的规划和落地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 终身学习的内涵

随着终身学习的理论深化和实践发展,学界对其内涵的认识也走向多元和系统。有研究者从性质、发生、关系、功能等不同角度出发,总结了学界关于终身学习的认识,包括“学习理念说”“教育权利义务说”“生存能力说”“学习活动说”“人性养成说”“学习过程说”等^[4]。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终身学习是一种贯穿人生全程、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旨归、以实践生成为机制的学习活动。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在驱动的生命性实践,是个体实现自我生成、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

第一,终身学习是贯穿人生全程的学习活动。一方面,终身学习贯穿人生全程,学习不是“阶段性完成”的任务,而是“持续进行”的存在状态,它贯穿于每一个生命阶段,并随着个体角色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定义与组织。另一方面,终身学习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延展性,更在意义上具有持续的存在性。作为一种学习活动,终身学习具有内在目的性和生成性,具有与其他社会活动不同的本质属性,它不应被理解为一系列离散的学习行为,而应被视为一种在生命全过程中不断展开的认知性实践活动。

第二,终身学习是以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旨归的学习活动。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布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强调，终身学习不能仅仅关注到职业和技能层面，还要意识到其对释放个人潜力、对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重大意义^[5]。终身学习所指向的是人在身心、认知、情感、道德、社会性等多个维度上的整体性发展，不仅可以提供知识手段，更承载着意义生成、身份确证与生活建构的功能，深刻体现着“人作为目的”的教育理想。终身学习不是一种为未来“准备”的阶段性行为，而是与生命过程相互嵌合、伴随个体经验不断变迁并主动回应人生复杂境遇的存在方式。终身学习不只为个体“生存”提供基础，更是引导个体走向“善生”的实践路径，并在个体发展的核心诉求持续完善后，真正扩及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6]。

第三，终身学习是以实践生成为机制的学习活动。与制度化教育相比，终身学习具有更强的实践性与自主性。终身学习更强调从内在生命出发的实践性成长，这是一种以经验为媒介、以反思为动力的生活实践过程。个体通过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境中学习，生成新的能力、知识与认知结构，推动着个体在复杂社会中形成动态调适、自我更新与不断再生的能力。

（二）终身学习的特征

《纲要》将“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确立为国家战略任务，强调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立足于这一语境，我们可以从“谁来学”“何时学”“何处学”和“怎么学”来理解终身学习的特征。

第一，学习主体的全民性。《纲要》中的“人人皆学”意味着学习的主体应覆盖全体社会成员，无论其年龄、性别、职业、教育背景、

经济状况和地域差异。终身学习更强调“自主学习者”而非“受教育者”，更强调“公民”而非“学生”。只有当学习成为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公共事业，才能真正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理想愿景。

第二，学习时间的终身性。《纲要》中的“时时可学”意味着学习的时间不应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某一阶段，而应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从儿童时期的启蒙学习，到成年阶段的知识学习和技能提升，再到老年时期的兴趣发展与社会参与，学习构成了个体自我建构与社会联结的持续过程。在终身学习的视野中，学习不仅是一个跨阶段、不间断的活动过程，更是个体实现终身发展与自我更新的动态机制。值得强调的是，终身学习并非仅是特定学习活动的时间维度上的线性延展，而是种种学习活动个体与集体生活空间中的持续生成与积淀。

第三，学习空间的泛在性。《纲要》中的“处处能学”意味着学习的空间并不局限于学校等专门教育机构，而是将整个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创造性地转化为“泛在学习空间”。这种泛在学习空间不只是实体空间的简单拼叠，而应当是去中心化、去制度化、动态延展的。同时，它又生动体现着人与生活历史、人与社区和人与社会等多层面的复杂联动关系^[7]。

第四，学习方式的个性化。相较于学校等专门教育机构的制度化的正规学习活动，终身学习着重强调非正规、非正式学习的价值和意义。《纲要》提出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这就要求我们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建设“因需而学、因材施教”的数字化学习机制。这意味着，终身学习的形式不是静态的固

定模板,而是可根据学习者的兴趣、能力、节奏和目标动态生成的“自适应路径”。数字技术不仅赋予学习以更强的可及性,更重构了学习方式。

第五,知识经验的主体化。学习并非外部强加的任务,而是一种自发自觉的生活方式,学习者不仅仅是一个“被教化者”,更是自我决定、自我建构、自我发展的主体。在终身学习的语境中,学习者对知识经验的认知过程,已不再是单一维度上的占有、接受或工具性使用,而是一个以主体经验为核心的再理解与再生产过程^[8]。这种过程并非停留在对既有知识结构的简单吸收或复制,而是包含了对知识的批判、整合和重构,乃至意义的重新赋予。终身学习正是通过主体性的持续觉醒,实现知识经验从外在占有到内在生成的创造性转化,最终达成个体发展与知识创新的辩证统一。

(三) 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关系

《纲要》提出要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同时又提出要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构建终身学习制度。这两个并行的政策表述反映了我国在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双重着力点。在新发展阶段,要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把握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概念演进历程来看,终身学习是对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化和发展,二者既相互区别又有机关。

第一,概念层面的内在联系。其一,共同的价值基础。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都建立在“人的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之上,二者共同反对将教育局限于特定人生阶段的传统观念,主张教育和学习是终身的过程。其二,互补的概念取向。终身教育更多强调教育供给侧的制度和体系安排,关注如何为学习者提供持续的教

育机会;终身学习则侧重学习需求侧的主体行为和过程,关注个体如何主动获取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发展。二者形成了供给与需求的完整闭环。

第二,实践层面的互动关系。其一,制度与行为的相互促进。终身教育体系为终身学习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如学分银行、继续教育制度等,而广泛的终身学习实践又推动终身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创新。其二,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终身教育机构通过调研学习需求来设计教育项目,学习者则根据教育供给调整学习计划。其三,环境与主体的共同进化。终身教育致力于构建支持性学习环境,从而强化了主体的终身学习能力。

第三,发展层面的协同演进。其一,政策法规的整合。现代教育政策往往将二者统筹考虑,如欧盟的“终身学习计划”既包含教育体系改革,也包含学习文化培育。我国提出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同样体现了这种整合思路。其二,理论研究的融合。当代教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将二者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既探讨如何通过教育体系创新来促进学习行为,又关注如何通过学习行为研究来优化教育供给。其三,社会功能的互补。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均指向人的自我完善和学习型社会的建成。终身教育侧重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源开发;终身学习强调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二者共同推动着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9],所以对其中任何一方的理解都需以另一方为参照。一方面,我们要避免片面强调终身教育的认识偏差,将对终身教育的理解局限于制度化、学校化的教育观之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过度泛化终身

学习概念可能带来的风险,如学习责任过度个体化及教育功能的弱化^[10]。我国提出的“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的目标以及《纲要》中关于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论述,在政策层面调和了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两大理念。其既强调了国家作为教育公共服务主要供给者的责任,通过顶层设计保障教育公平和体系完整性,又顺应了学习型社会中个体学习主体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前瞻了个体学习需求可能催生的庞大市场及潜在的学习变革。

二、《纲要》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纲要》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总体要求中的“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和第七部分尤其是第二十四条的论述。

(一) 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纲要》所提出的“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表述在延续终身教育作为一种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泛在性和可及性的特征。

第一,以泛在的教育资源支撑终身学习发展。泛在的教育资源并不仅仅是表层意义上的“数量充足”或“技术可达”,其真正内涵在于要实现教育资源与个体经验、生活情境之间的深度嵌合。终身教育资源应具备高度的情境适应性与认知生成性,成为学习者建构意义、发展能力、重组经验的中介。泛在的终身教育资源不仅要实现物理意义上的“可获得”,更要达成心理与认知意义上的“可进入”。我们要突破单一信息呈现的教育资源供给形式,

建立一个多模态、可交互的教育资源生态,使教育和学习真正发生于个体生活世界的“在场之中”。

第二,以可及的终身教育机会保障终身学习公平。可及的终身教育机会在基础意义上指向学习要突破时间、空间和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但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回应个体差异基础上的教育正义。终身教育机会的可及性要求我们不仅要打破城乡、阶层、性别等客观障碍,还要通过数字技术与社会支持机制,为学习者提供与其社会处境、文化背景与学习能力相适应的学习路径与资源支持,实现从“能接受教育”到“能真正学习”的跃迁。

第三,体系化的终身教育目标是终身学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归宿。终身教育体系强调各级各类教育的开放及其相互之间的纵向衔接与横向贯通,支持各类社会机构的共同参与,面向社会全体民众提供公平的、有质量保障的、能负担得起的终身学习机会^[11]。在终身学习视域下,教育不再是线性的、割裂的、阶段式的,而是一个涵盖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在内的有机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打通各级各类教育形态之间的硬性边界,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政策的协同、平台的互通和资源的共享,构建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生态共同体。

(二) 建设学习型社会

《纲要》强调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同时明确到2035年全面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学习型社会最早由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于1968年提出。他认为学习型社会要让每个成员都能最彻底地开发自身的极限力量,“学习、自我实现以及成为真正的人”应成为教育和社会的

理想目标^[12]。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是互相支撑的，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社会的核心动力，学习型社会则为终身学习提供文化与社会支持的整体保障。

一方面，培育终身学习文化。202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的《拥抱终身学习文化：对教育未来倡议的贡献》报告提出，实现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目标，需要的不仅仅是创新的政策、更多的资金或更好的技术，还要进行彻底的文化变革，将终身学习作为教育和社会的核心概念，认识到终身学习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项基本人权，建立起终身学习的文化^[13]。我们不能仅仅将终身学习理解为一种辅助系统，而应将终身学习的理念渗透到教育、工作、生活等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的各个层面，努力让终身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凝聚社会教育力。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场域，还要贯穿于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教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叶澜所指出的，我们应构建一个开放、融合的全整性教育系统，使教育真正成为个体终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分割的构成^[14]。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要通过政府主导、学校推动、社会参与、个体自主的多方协同，整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形式教育与非形式教育的资源，打破传统教育边界，促进教育制度改革、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形态创新，打造一个全社会联动、全民共享、全生命周期覆盖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

（三）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

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15]。《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终身学习公共服

务是为满足民众终身学习所提供的一般性或普遍性服务，分为终身学习基本公共服务和终身学习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终身学习基本公共服务以“学有所教”和“公共文化服务”为基本内容，终身学习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着眼于扩大教育供给和推动教育普惠化^[16]。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离不开高水平的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提高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又要以加强公共性和服务性为核心逻辑。

一方面，公共性是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根本属性。所谓“公共”，就是指服务提供与使用的“非排他性”“非竞争”^[17]。我们既要通过终身学习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普及性的教育资源与学习机会，满足个体基本学习需求，又要通过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扩展服务边界，在保障底线的同时，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需要。同时，我们还应统筹规划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设施的区域和城乡统筹建设，推进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优质资源的合理分布^[18]。

另一方面，服务性是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的重要特征。终身学习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19]，支持就是服务。不同于传统教育以学校系统为核心的刚性供给，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更注重终身学习的柔性提供与过程性支持，强调从“能提供什么”转向“学习者需要什么”。服务性还体现在服务方式的多元化与供给主体的多样化。我们应尽快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供给机制，形成覆盖城乡、贯通终身、开放共享的终身学习服务网络，从而提高全社会服务终身学习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四）构建终身学习制度

《纲要》提出要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

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终身学习制度旨在畅通人才成长通道,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有机联通,从而推动终身学习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国家资历框架是世界各国搭建终身学习桥梁的关键载体和重要支撑。资历框架是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习成果进行分类、归类和标准化的一套体系和制度,是公民教育学习成果与技术技能培训成果的共同参照系。资历框架应设立明确的等级标准和能力要求,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相衔接,打破传统教育体系的内外壁垒,实现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级各类多元学习成果的互认,使学习者在不同阶段或不同领域所取得的学习成果具有可评性、可比性和互认性。

第二,以学分银行为平台。学分银行是学习成果存储和管理制度,旨在将学习者在不同教育体系或学习场景中获得的学分或学习成果进行记录、存储、查询和兑换。一方面,学分银行通过将正规、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等各类学习成果进行整合,避免因更换学校或教育形式而导致学习成果流失,实现了各类学习方式的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学分银行是全民终身学习重要的激励机制,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并将学习成果存入学分银行,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可“支取”为相关的证书或资历,由此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学习热情、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

第三,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学习成果认证是根据资历框架的标准,对学习者在正规、非正规教育或非正式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进行评估和认证的过程。传统学历至上的评价标准容易忽视多样化的学习成果,

而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成果往往因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难以获得社会认可。一方面,学习成果认证能够将学习者在非正式和非正规教育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进行评估与认证,实现各类教育的互联互通、各类学习成果的实质等效。另一方面,学习成果认证不再以学历为唯一评价标准,而是以实际能力和成果为依据,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当前,我国终身学习制度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在推进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重要原则:其一,强化本土性。尽管部分西方国家在终身学习制度方面起步较早,体系较为成熟,但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系、文化传统、政策环境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制度建设需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情况。其二,注意整体性。我国应推进“资历框架+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认证”一体化发展^[20],三者必须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性规划和同步推进,方能实现良性运转,产生支撑终身学习的强大动能。其三,坚持全面性。在我国当前的终身学习制度建设中,职业教育是重点领域,普通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参与度较低,实践中更强调技能型成果。终身学习制度的真正落地,必须突破职业教育视野和片面的技能目标,要将终身教育理念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五) 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区

《纲要》提出要加强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

一方面,学习型城市建设通过将终身学习融入城市治理体系,推动全体市民参与终身学习。2013年,“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通过的《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提出,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提高终身学习体系的

灵活性,以便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满足不同水平的学习需求^[21]。在迄今为止召开的六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相关文件中,终身学习都是十分重要的高频词。2022 年 6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让终身学习成为现实》手册,提出“在学习型城市中落实终身学习”的核心命题^[22]。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在学习型城市中,终身学习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单一任务,还深度融入城市管理和发展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学习型社区是终身学习的重要基层载体。在学习型社区中,通过社区教育、文化活动、技能培训和志愿服务等形式,学习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区作为最接近民众的社会单位,能够根据本地居民的具体需求设计学习项目,提供适应不同年龄、职业和兴趣群体的教育资源。在学习型社区的建设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整合的理念,通过建立终身学习伙伴关系,赋能终身学习^[23]。

(六) 加强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纲要》提出要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强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好国家数字大学。

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数字基础设施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支撑。其一,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开发新型数字教育资源,优化数字学习环境,将高校、职业院校、开放大学、在线教育平台等资源整合,建设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库。其二,要建设好覆盖全人群、全学段、全领域的国家数字大学,对开放在线课程平台进行组织化再造,提供多样化的优质学习资源。

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技术与终身学习深

度融合。数字化的终身学习具有资源共享、学习灵活、数据可视化、成果易认证等优势。其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个性化终身学习,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学习进度和学习偏好,自动推送适合的课程和资源,实现智能化学习诊断与评估,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其二,将学习者在不同平台、机构的学习成果记录在区块链上,便于成果的跨机构认证与追溯,促进学习成果的存储、积累和互认。其三,在城乡地区推广数字化学习终端设备,如智能学习屏、移动学习终端等,让城乡居民能够便捷地接入终身学习资源。同时,推动数字素养教育,让老年人、农民工等群体能够有效使用数字学习平台,缩小数字鸿沟。

三、如何以开放大学为平台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

开放大学“敬学广惠,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与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相契合,其开放灵活的办学模式与终身学习的泛在化相一致,全纳式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与终身学习的全民化相匹配。广播电视大学于 2012 年转型为开放大学之后,国务院以“5+1”模式进行试点,力求将开放大学发展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终身教育和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和平台。2016 年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办好开放大学,顺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需求。2022 年印发的《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开放大学要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2023 年印发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强调要依托开放大学等平台,构建资源融通与共建共享的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纲要》中也提及要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可见,赋

能终身学习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赋予开放大学的使命和要求,开放大学应有所为、能有所为且大有可为。

(一) 以终身学习为视阈,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发展

开放大学最核心的特征是“开放性”。所谓开放,就是强调教育观念的开放、学习对象的开放、培养模式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需要的思想、方法、模式、行动都可以选择和实践^[24]。鲜明的开放性使得开放大学能够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联络各方”和“价值放大”的重要作用。因此,开放大学需要立足终身学习视阈,以系统性思维促进学历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开放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发展。

一方面,开放大学要主动拓展服务对象,扩大办学范围。开放大学最初以成人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在终身学习的理念下,开放大学所服务的不应仅仅局限在成人和开放大学的“学生”,而应努力服务所有人。因此,开放大学必须更新教育理念,更加开放包容地为不同群体的人提供教育和学习服务,特别是面向重点人群中的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有特殊需要人群,让教育公平惠及更多学习者。此外,开放大学还要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重的原则,推进灵活办学,为各级各类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各类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机构等提供接入通道。

另一方面,开放大学要重点构建“教育—就业—再教育”的螺旋通道,推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25],开放大学既是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又有职业教育的新赋能,更是继续教育的主力军^[26]。开放大学既可以建立职业能力追踪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学习者的职业发展路径,动态推荐适配课程,又可以实施企业学习伙伴计划,与头部企业共建“在职学习中心”,提供定制化培训。

(二) 以数智技术为手段,构建融会贯通的终身学习网络

《纲要》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在技术驱动的时代,终身学习的技术赋能特征愈发显著。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推动终身学习高质量发展中的巨大潜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计算赋能教学模式、教学场景和学习资源的优化,进而构建横纵交互、融会贯通的终身学习网络。

一方面,以数智技术促进开放大学教学模式多元化和教学场景泛在化。开放大学要主动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技术的融合应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教学模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学习者在线学习体验和效果,加快构建有利于学习者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线上学习社区,以及便捷先进的线下学习中心。同时,还要推动学习场景从传统教室、多媒体教室、智慧教室向全息智能教室转变,为个体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和路径,突破传统教学场景的“单域”发展模式,实现学习场景的全域覆盖。

另一方面,以数智技术整合、优化、共享终身学习资源。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在远程教育和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方面的优势,探索开放合作的资源建设路径^[27]。具体来说,开放大学要着眼于全社会,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智技术,整合大学、职业院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各类

资源,建设融会贯通的终身学习网络,实现资源的集聚和智能化分类,还应提供个性化推荐与动态更新机制,以适配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三)以社区教育为抓手,推动全民终身学习的泛在可及

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方位、多领域、全人生的教育形式深深影响着个体,对于社区成员终身学习热情的激发、终身学习能力的提高和终身学习需要的满足具有重要意义^[28]。《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要求开放大学要加强与社区教育的对接、融合,拓展社区教育,使社区教育成为国民学习新渠道^[29]。开放大学要转型成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平台,必须紧扣社区教育这一节点,打通终身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朝着泛在可及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发挥开放大学体系办学优势,夯实社区教育阵地,提升基层的终身学习供给能力。开放大学是一个办学体系,可以延伸到社会最基层,体系是它的核心竞争优势^[30]。2010年,国家开放大学挂牌成立了“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为全国开放大学开展社区教育提供咨询和指导服务,推广社区教育研究成果,探索社区教育工作机制。目前,多地开放大学均设立了“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对社区教育的统筹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开放大学应进一步在各地设立社区教育中心和学习基地,建设便捷、灵活、可及的“学习窗口”,推动终身学习资源向社区聚焦、向基层延伸。

另一方面,打造具有开放大学特色的社区终身教育品牌项目。在学历教育方面,设置适应社区发展和居民就业需求的技能型应用专

业,如社区养老服务、家政服务、健康管理等,密切关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需求。在非学历继续教育方面,深度融合老年教育、生活美学、环境生态、家庭教育等内容,打造“社区大讲堂”“邻里微课程”“老年开放课堂”等品牌项目,实现教育内容的多元供给和文化服务的深度渗透。

(四)以终身发展为导向,开发创设多样化的课程服务

在建设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适应社会成员自我完善的学习需求成为教育的重要价值,开放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应着眼于满足全社会成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31]。开放大学作为推动终身学习的关键载体,应以个体的终身发展为核心导向,围绕为谁开发课程、开发什么课程等问题,系统重构其课程服务体系。

一方面,精准对接学习群体,分层分类构建课程体系。开放大学的课程开发应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考虑学习者的类型层次、素养结构、个性特征、学习需求、爱好取向、困难障碍^[32],逐渐建立以学历教育为基础、以非学历教育为补充的课程供给体系,依照“分层分类、按需设课”的原则进行系统设计。面向在职人员,应强化学历提升与岗位技能相结合的模块化课程,支持其实现“工学结合”与“学用贯通”;面向老年群体,应提供文化修养、健康养老、智能生活等生活性课程,提升其生活质量与精神满足感;面向城乡边缘群体与弱势群体,应提供公益性、基础性的课程,强化教育公平与全民学习的包容性。

另一方面,聚焦时代变革需求,推动课程内容融合与更新。《纲要》提出要面向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开放

大学的课程设计应积极回应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社会文化多元化等背景下的新趋势,推进课程内容的前瞻性更新与融合式开发。其一,应加强技术性与人文性的协同设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科技创新等内容有机融入专业课程体系。其二,应主动引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健康中国等前沿主题,构建跨界融合课程群,提升学习者的复合型能力和社会适应力。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5-03-28].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99.
- [3]石中英.穿越教育概念的丛林[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5.
- [4][6]张慧萍,侯怀银.“终身学习”解析[J].职教论坛,2022,38(9):88-95.
-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117.
- [7][8]胡啸天.终身学习的空间维度探析:表征与意蕴[J].终身教育研究,2024,35(5):50-59.
- [9]侯怀银,时益之.“终身教育”解析[J].现代教育论丛,2019(5):17-24.
- [10]娜仁高娃,项继发.源起与旨归:社会教育实践发展的秩序逻辑[J].终身教育研究,2022,33(1):47-54.
- [11]高志敏,朱敏,傅蕾,等.中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知”与“行”的重温与再探[J].开放教育研究,2017,23(4):50-64.
- [12][美]罗伯特·赫钦斯.学习型社会[M].林曾,李德雄,蒋亚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54.
- [13]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Embracing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 initiative[EB/OL].(2020-08-31)[2025-03-28].<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4112>.
- [14]叶澜.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J].中国教育科学,2016(3):40-67,199.
- [15]新华社.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EB/OL].(2024-09-10)[2025-03-28].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522.htm.
- [16][18]侯怀银,岳蓉.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78-88,104.
- [17]周蔚,朱燕菲.构建终身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J].终身教育研究,2017,28(5):16-23,57.
- [19]吴遵民.终身学习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过程[J].教育评论,2004(1):48-52.
- [20]张伟远.构建终身学习制度助力教育强国建设[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24,33(5):1-3.
- [21]佚名.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全民终身学习:城市的包容、繁荣与可持续发展[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4,27(1):2-5.
- [22]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Making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 A handbook[M]. Hamburg,Germany: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22:134.
- [23]张永.社区教育内涵发展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53.
- [24]杨志坚.国家开放大学的历史使命[J].中国高等教育,2011(Z2):33-35.
- [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5-03-28].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6]荆德刚.开放大学改革:使命、发展与挑战[J].开放教育研究,2020,26(4):4-11.
- [27]孙韵杰,杨丽娜,李祥.新时代开放大学转型发展的再思考——基于11所省级开放大学章程的文本分析[J].成人教育,2024,44(11):61-68.
- [28]侯怀银,宋美霞.终身教育视野下的社区教育发展: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12):16-26.
- [29]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通知[EB/OL].(2020-09-02)[2025-03-28].http://www.moe.gov.cn/jyb_zczt/202009/t20200902_429827.htm.

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07_486014.html.

[30]荆德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开放大学的转型路径[J].天津电大学报,2021,25(2):1-6.

[31]龚祥国,郑绍红,康萍,等.开放大学课程体系改革的

理念、框架与策略——基于层级化理念的探讨[J].远程教育杂志,2016,34(1):76-81.

[32]侯怀银,朱琳.开放大学举办社会教育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6):64-72.

The 2024–2035 Master Plan on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Huaiyin HOU, Hang ZHAO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Abstract: *The 2024–2035 Master Plan on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utline”) has established “building a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as a key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strong country, marking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China. After half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lifelong learning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policy vision to social action. The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Outline is a learning activity tha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life process, with the goal of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mechanism of practical learning.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 learning subjects, lifelong learning time, ubiquitous learning space, personalized learning methods, and subjectiv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felong education. The Outline deploys a series of ke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including building a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ng a learning societ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establishing a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building learning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r a learning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entity in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open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Outline, take lifelong learning as a perspective,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and type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s a mean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lifelong learning network; Using community educ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universal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Guided by lifelong development, develop and create diverse curriculum services to empow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Keywords: *The 2024–2035 Master Plan on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Open University;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编辑:王晓明 校对:李晓萍